

夏夜燭火——訪詩人葉日松

文／譚凱聰（國立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學生） 攝影／吳欣瑋

像把一盞燈點亮似的，一來到拉門前就看見了屋內的葉日松老師。

夏天晚上，花蓮市中美九街裡沒有汽機車引擎聲，沒有店家喧鬧，四周響起隱隱約約的蟲鳴聲。不知哪戶人家開電視八點檔，鄉土劇的片頭曲像是從海的另一邊傳來。

葉老師打開拉門把我們迎進屋內，倒幾杯熱茶，倚靠沙發，曲著一隻腳自在地坐下，宏亮溫厚的嗓音講述他成長的故事，他在農村的生活，以及他所寫的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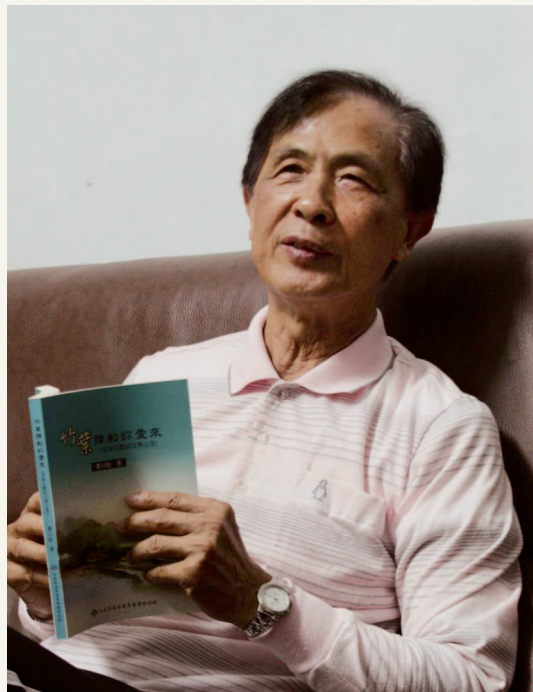
農家學子的私塾歲月

是什麼樣的土壤，孕育出了眷戀土地的詩人？

西元1936年，位於花蓮最南端被稱為「花蓮穀倉」的富里鄉，一個純樸的客家農村，東竹。那一年，葉日松老師在這裡誕生。數十年來，父母的辛勞質樸，家鄉熟悉的人事景物、兒時的聲情笑貌，始終是他筆下的主題。家庭和土地提供他書寫的養分，童年時的幾位先生帶領他認字，領略古文和詩詞。

西元1945年，臺灣光復。10歲的葉老師剛在日本公學校讀完一二年級。國民政府官員來台，他一整年都沒有上學，父親和叔叔請來了一位私塾先生彭阿基，教導村裡的孩子們學習漢文。三字經，千家詩，各類古文，阿基師用客語吟誦，紅筆圈起一個個生字，認真嚴格，循循善誘。孩子們背誦詩歌，在童年時期體驗古文的聲韻與節奏，純淨歡快的旋律。其中有個叫葉日松的孩子，十幾年後開始寫詩。

「當時在私塾上的是全天課，中午回家前和傍晚回家前都要各考一個生字。每次老師總會將



學生叫到面前，讓他們伸出手來，在手上寫一個字，認得，就可以回家；不認得，就在旁邊站一陣子，再複習一次。這叫『半日考』。此外還有半月考。每逢初一十五，按照每個孩子的進度，給一張紙條，寫十個生字。考完了，這些紙條帶回家去貼在牆上，把家裏的牆貼得滿滿的。」

農家子弟刻苦求學，每天走幾公里的路到學校上課，沒有人遲到或是早退。童年貧苦的生活裡，有些回憶是甘甜的。葉老師感嘆，兒時的玩伴後來各分東西，有人年華老去，有人斑駁凋零。當年大大小小不同年級的孩子們玩在一起，自己動手做鞭炮、小鼓，舞龍舞獅……那些事情在腦海中繚繞，久久不散。

讀完一年私塾，國民政府來到台灣，升上小



葉日松老師在花蓮富里鄉東竹村的老家。他在這間房子裡出生，在此地成長。



葉日松老師1955年6月畢業於花蓮師範學校普通科的畢業照，他在第三排從右數來第五個，穿著醒目的白色制服。



與家人在家門前合影。前排左起：葉日松、母親黃玉妹、六弟葉日章、三弟葉日男。後排左起：二弟葉日信、五妹葉瑞英、四弟陳裕華。攝於1970年左右。

學四年級的葉老師開始修習國語。數年之間接受三種不同的教育，從日文到漢字到注音符號，從日籍老師到客家先生到外省教員，他慶幸自己遇上的都是好老師，在沒有參考書和書店提供教材的時代，這些老師生動地講訴故事，知識和歷史在孩子的心底煥發著光與熱。在他們的殷勤教誨下，葉老師後來考上了玉里國中，當時連同花中和鳳林，全花蓮只有三所國中。「狀元、榜眼、探花」，他開玩笑說：「我應該算是探花。」

四十年樹人，美崙山下點亮燈火

讀完初中，考上花蓮師範學院，19歲畢業後葉老師開始在國小教書。他身為農家子弟，師院畢業等於高中畢業，但當時這樣的學歷已經受到鄉里人的尊崇。在富里鄉教了16年國小，站在講台上，葉老師卻準備轉換跑道，訂下考試的目標，努力充實自己。

「當時我決定參加台灣省中學教師檢定。這個檢定要考九科，通過後教育廳會頒發合格證書。我這樣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學生，可以和讀了四年大學的學生競爭嗎？那是一個挑戰。」

在教書之餘，葉老師開始準備考試。一來是要證明自己做得到，為農家出生的子弟爭一口氣；二來是想彌補自己沒有讀大學的缺憾，爭取一張和大學畢業同等學力的文憑。

「我的原則是：不影響學生功課，不影響學

校工作。課餘時間和假日我還幫忙家裏種田，插秧、割稻、曬穀子；幫爸爸種花生和地瓜，趕鴨子，照顧菜園，這些工作我沒有一樣不會的。在平日教書和種種農事的空隙中，我抽出零碎的時間來準備這九個科目。」

最後他考上了，證明自己的能力。也從小學老師成為國中老師。

四十年的教書生涯，數不清教過多少位學生，說不完的故事。在花崗國中時葉老師遇上曠課、抽煙、愛打撞球的三個學生。這「三劍客」經常是派出所的常客，幾乎要被學校開除。他為他們擔保，努力為他們爭取畢業證書，為他們的未來留下更寬廣的機會。「三劍客」畢業後，有好幾年都一起回來看望老師。多年後在魚市場遇見，他們在賣魚，堅持送了他一袋新鮮的魚獲。

「不是最高檔的魚，但吃起來心裡是甜的。」葉老師說。

曾經有四年的時間，葉老師每個禮拜在美崙山下的花蓮看守所講課兩小時，教導受刑人寫作文。他講有趣的農村故事，連結地名和國名來教導「聯想寫作」，讓他們寫一兩百字的短文，也讓不會寫文章的人開始動筆，利用文筆傳達內心思緒。輔導老師束手無策的吸毒青年寫出作品，他一篇篇仔細批改。當時公家刊物多半不願刊登受刑人的作品，葉老師在擔任救國團《花蓮青年》主編時打破限制，大量刊登受刑人的作品，

每一篇他都認真寫下評語，給予這一群久幽長禁者鼓舞與肯定，跨越高牆，帶給受刑人溫暖，傳達熱誠與生命向上的力量。

他帶給受刑人溫暖，這些溫暖開花結果。某次過年時葉老師收到受刑人親手繪製的感謝卡，細心畫上寫意的松竹；有一位吸毒青年透過輔導老師想跟他表達謝意；在火車上葉老師曾經遇到一名陌生男子向他打招呼，說是在美崙山下上過他的課，現在重獲自由，在車行打拚學手藝，想賺錢娶老婆，此時正要回家看望媽媽，臉上充滿著燦爛的笑容，令葉老師印象深刻。

「這些人在我們的想像中好像三教九流、牛頭馬面。但實際上不是如此，他們背後往往都有辛酸的故事。」

快樂在農家：薪水袋和手錶的故事

東竹農村出身的葉老師，求學時期天還濛濛亮就得出門，拿著火把上學，照亮還沒完全甦醒的黎明；下課坐車回來，三更半夜才到家，火把還是跟在身邊，成為點燃深夜的光亮。

國中時他幫家裏犁田、插秧，跪在田裡除草，和家人挑著柴火走幾公里過河，夜裡幫忙看牛，到半夜牛吃飽了才回家。當時的農家子弟下雨時穿著蓑衣、布袋，連布袋都沒有的人只好將稻草綁成一排排的，用來避雨。

「農村生活教導我煎熬，吃苦，忍辱負重。寒暑假在河邊幫忙爸爸趕鴨子，夏天時河邊的石頭大概都有四十度吧，就踩著過河。冬天冷颼颼的風捲進縱谷平原來，寒風刺骨。」結婚後，就連葉老師懷胎九月的妻子夏天時也得跪在滾燙的田裡除草。

「這些辛苦的生活也帶給我們啟示。孩子還沒出生時就和土地緊緊相連。媽媽的大肚子在田裡做事時壓著地面，孩子在肚子裡就接觸了土地。」

即使開始教書後，每天下班回到家，看父母和弟弟在整理穀子，衣服一換，他也加入農事的行列。有時用風車整理穀子，到半夜回家，睡幾

個小時後又起床，走到另一個村莊的家族田裡做事，到達時正好天亮。假日時也是如此，沒有片刻的休息與閒暇。

「學生時代也忘不了農事，當老師後也忘不了農事，這些工作和我們的生活緊緊地結合在一起。當時吃了些苦，但也親眼見過更苦、更累的家庭。自己所吃的這一點點苦，對自己算是種啟發。」

在工作時實際體驗父母的辛勞，體會農村生活的艱苦，葉老師開始教書後，從第一個月開始，薪水裝在薪水袋裡，一進家門後，分文不少交給母親，數十年來不曾中斷。「在貧瘠困苦的年代，那是唯一可以帶給農家和父母溫暖，安慰他們辛勞的薪水袋。」

貧苦的生活使得每一樣買下的東西都是如此珍貴與疼惜。葉老師生平第一只手錶是母親買的。母親每天天剛亮時就把家裏種的菜一擔擔挑到街上賣，一把兩毛錢，存到他就讀師範學院二年級時，母親積累下台幣六十塊的積蓄，在火車站和站員換來一只中古手錶。

「後來那只錶在鄉下搬家時，媽媽不曉得放到哪裡去了？」葉老師有些不捨地說。「因為想給我們兄弟買只新的。」

寫詩作歌，傳承客家

葉老師在讀玉里國中時寫下第一篇作品，此後是四十多年的筆耕生活。西元1954年，他讀花蓮師院二年級，18歲，受到教國文的黃萬周老師鼓勵後開始投稿，第一篇發表的散文〈晨〉刊登在《更生日報》副刊，開啟創作之門。在那個報禁的時代其他規模較大的報紙是《青年日報》、《國語日報》和《中央日報》。《中國時報》在七年後才會以《徵信新聞》的名稱創立，《聯合報》的前身，由三家報紙因應報業競爭而結盟的《全民日報、民族報、經濟時報聯合版》要八年後才會出刊。葉老師說現今他的詩作投稿，一首可以拿到兩千元的稿費。當時，一首詩稿費二十元，存到兩百四十元，正好買下他生平第一只四



葉日松老師（左四著深色領帶）於民國62年參加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，與日本詩人在台北市國父紀念館前合影。

錢重的金戒指，現在市價約一萬多元。

葉老師自認早期的創作受周遭環境影響，乏善可陳，於是他丟棄、燒毀了許多年輕時不成熟的作品，追求更寬闊的境界。他希望自己的語言和別人不同，也希望作品有平實樸拙的紋路，像掌心中深刻清晰的掌紋，是生活的、現實的，不是空洞的外在形式。

除了語言樸實外，葉老師主張寫作要有明確的主題，貼近時代與當地民眾的生活。他的詩作〈快樂在農家〉便是表現農家日常辛勞的工作，父母甘願為子女在田裡做牛做馬；太陽下山後，一整天的勞累都苦盡甘來，回家後全家人在月光下歌唱的溫馨喜悅。

出自於對客家農村和家鄉土地的情感，葉老師在國語詩外，開始寫作客語詩、歌詞和童謠，想為下一代的孩子留下更多豐富的客家文化與記憶。藉著客語書寫，葉老師希望還原這片土地的歷史，省思客家文化的深層意義，並讓讀者對客家族群、歷史、精神有更深刻認識。近年創作的〈義民禮讚〉便是為了打破以往對客家義民的刻板印象而寫。

現今義民廟內所供奉的「義民爺」，是指台灣早期拓墾社會中，為了保護家鄉和土地所犧牲的祖先，尤其指在林爽文、朱一貴、戴潮春等幾次事變中組織民兵，奮勇抵抗而犧牲的義民。

葉老師提到，林爽文事件中，雖然組織民軍的義民大多數是客家莊的客家人，但犧牲者也有不少閩南人。過去因誤會和有心人士挑撥而時有閩客械鬥，最近幾十年來則漸有平反的聲音。〈義民禮讚〉便是期待跳脫族群紛爭，描寫義民為捍衛疆土而離開家庭，走入戰場，並且以這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來表彰義民保家衛國的情懷，傳承客家族群的忠義精神。

他最近才剛又替〈義民禮讚〉此一長篇敘事史詩添加了兩章。翻開現在的文學雜誌，不時能見到葉老師的新作。他寫了四十多年，他現在仍然在寫，未來他會繼續寫下去。

留名

訪談結束後，葉老師提起東華大學一個跟筆者同班的學生，現在大四，大一時投稿東華文學獎「留聲繪影」的徵文活動，寫的是聽葉老師演講的心得。三年過去了，他還清楚地記得她的姓名。

離開前我們參觀他的書房，小巧的房間裡一整排高大的書牆，有兩三款同樣的書各有十幾本，不知是贈書還是收藏，整齊完好地放在架上，一塵不染。回到樓下，葉老師拿出紙筆，讓我們將名字寫下來。

「我希望每個來訪的人，每個和我聊過天的人，我都能記得他的名字。」他這麼說。鄉土劇早就播完了，夜裡的中美九街除了遠處微小稀疏的蟲鳴聲外，沒有什麼別的聲音，像是整個世界都安然睡去。街燈朦朧，眼前剩下神采奕奕的葉日松老師，眼神中微微透著光，像一盞風吹不倒，雨打不溼，溫柔挺拔的燭火。

跟他說過話的人，想必也都會記得他的名字。✕

老照片4 幀由葉日松先生提供。

本文作者

譚凱聰

國立東華大學

中國語文學系 學生

